

张炜 著

风姿 绰约^的 年代



昆仑出版社

风姿绰约的年代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姿绰约的年代/张炜著. - 北京:昆仑出版社,2005

ISBN 7-80040-744-6

I. 风… II. 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77771号

书 名:风姿绰约的年代

作 者:张 炜

责任编辑:张 鹰

装帧设计:乔 玉

责任校对:刘晓京

出版发行: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:100035

电 话:66531659

E-mail: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瑞哲印刷厂

开 本:A5

字 数:250千字

印 张:10.875

印 数:1-10100

版 次:2005年1月第1版

印 次:200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7-80040-744-6/I·538

定 价:25.00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作者近照

62

从沙龙到小屋

——代序

这次从中法文化年的“巴黎图书沙龙”离开，受马赛大学邀请，与朋友一起去了南方。大学的学术活动安排不紧，这正好与巴黎的情形相反。我以前来法国时，只在巴黎和里昂、里尔几个地方转过，并未深入美丽的法国南部——普罗旺斯地区。这里的清新自然与繁闹的巴黎相比，真是另一个天地。有过几天图书沙龙上的经历，南方让人产生大舒一口气的感觉。

法国图书沙龙虽然没有法兰克福书展浩大，但也够吵够闹的。这里是张扬和卖的地方，一万个嘴巴在嚷，这对于安静一隅著书的作家来说实在不是个好地方。在书展期间，我们作为“主宾国”的被邀作家分批上场，有时每人一天要有两三个活动，演讲、座谈、解答、见面，累而无趣。思想和艺术之类一旦化为商品，最尴尬的又会是谁呢？

我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参加着一些“国际文学活动”，邀请方大半是文学出版界和其他文化机构。即便在美好的交流中我也没有感受到多少真正意义上的“文学”。在西方，作家与出版者、出版者与读者之间，早就是卖方和买方的关系。一种成熟的文学商品市场以恒久不变的规律运行着。几个执著的作家，不要说弱勢的东方作家，能够改变这种现状吗？西方与东方一样，南方与北方一样，最好卖的从来都是同一种东西。这些是不会变的。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——不，在拥有长久资本主义传统的西方，在商品经济的发达之地，“卖”字只会叫得更加响

亮。

杰出的作家迅速被市场接纳的机会少而又少，偶有接纳也不会让其幸福个半死。像我的朋友一样，他们在任何情形下都是平静的，市场只是他们的目击物。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，杰出的作家在世界范围内都会是“异类”和“陌生入”，所以当—个民族的作家寄希望于另一个民族时，常常就会发生一些最无聊最幼稚的事情。世界上也许再也没有比让文学“走向世界”的呼号更可悲可笑的了。文学是心灵的激越和沉寂之物，是一部分人的生命冥思，有许多时候其境界和情致是难以言喻的，又怎么会变成体育赛事那么简便和易于操作？

在文学商品之河里，如果是出奇的下流与尖叫，也许一夜之间就会“走向世界”。

如果不是，如果哪怕稍稍含有一点真正的个性与美，那么就极有可能等到“一千零一夜”。

但在所有的夜晚里，写作只是作家本人的粮食和茶。他们不会大胆奢望自己的劳动会成为一个民族的粮食和茶，甚至连小点心都不是。但这仍然不会使写作者绝望，仍然会使他们感到幸福。然而也仅仅是拥有这种幸福的人，才有可能给未来和人类提供一点点食品。

美丽的普罗旺斯郊野上我们看到了什么？有不绝的绿色，起伏的山岭，有每个春天都适时的花团锦簇。但这会儿在我眼里最美的，是隐于山野的一幢幢小屋——它们大半很小，小到了不经指点就会被忽略的地步。可是啊，这些小屋一旦被指认就会让人怦然心动，就会发出奇异的光。

山坡上，丛林中，偶有褐色黄色的石屋，一问，是画家塞尚、毕加索，哲学家海德格尔……的故居。除了毕加索的居所是大的，其余都不太起眼。如今它们沉默地诉说，潜隐地炫耀，质朴地光荣。这些远离尘嚣的居所使他们在当年尽可能地保护了自己的生命力，伸长了对于整个世界的悟想，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思

想和艺术。

这样的小屋多么适合享用自己的粮食和茶。塞尚当年怀着一个理想,从外省到了热闹的艺术之都巴黎。但他的作品从来也没有挤进过官方沙龙。四十岁上,塞尚干脆回到了南方,住进了这样的小屋之中。从此,那些闹市的浮华、可疑的潮流、追逐与攀附,更有不被人欣赏的寂寞与苦境,统统被驱到了天外。它们一起消逝了。

伟大的塞尚,今天我们从巴黎的图书沙龙跑出来,站在春风里注视你的小屋,竟忘记了你是一个享誉世界的人。

2004年4月9日

目 录

从沙龙到小屋(代序) / 1

父亲的海 / 1

老人 / 17

许蒂 / 23

我弥留之际 / 33

烧花生 / 43

在族长与海神之间 / 55

金黄色的菊花 / 73

穷人的诗 / 99

我和女医师 / 125

燃烧的李子树 / 19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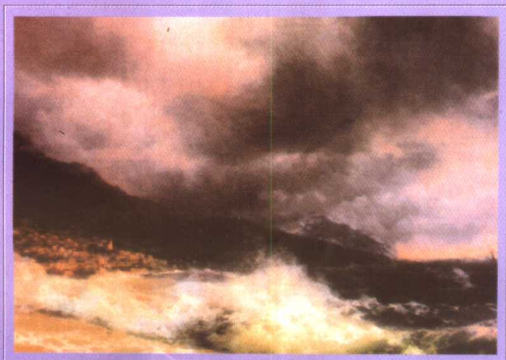
风姿绰约的年代 / 247

匆促的长旅(代后记) / 327

目

录

1



父亲的海

FUQINDEHAI

他们采了很多螺，船舱都装满了，小船要往回返——刚刚掉头，就有一个笑嘻嘻的白发老人踏着海浪走来。父亲指着那个老人说：“你，你怎么能在水皮上走路，你是人吗？”其他两人见了白发人都吓得脸色煞白。



【俄国】 I.K. 艾伊瓦佐夫斯基

1

这是父亲从苦役地回来第三年的事情了。

他在初秋时节被传唤到海上去了。因为这时候地里的活儿很少。那些拉大网的人有一多半是随叫随到的——所以长年固定在海上的渔人自觉高人一等，对新去的拉网人总是不放在眼里。他们一个个晒得浑身油亮，而刚来的打鱼人一脱衣服全身发白，对比之下显得寒酸，令人发笑。爸爸不仅不会打鱼，庄稼活儿也是刚刚学会。但在我眼里，他好像干什么都毫无难处。“你这个人哪，”海上老大走过来，用手点划着父亲的鼻梁：“你在山里打洞子行，干这个不行。”海上老大叫“老滚子”，他的话让一边的人哈哈大笑。

我一开始就想随父亲到海上，去看他们怎样把那个了不起的大网撒进海里，把一堆又一堆的鱼拉上岸。可我怕父亲呵斥，总是等他走了很远才悄悄跑出茅屋，绕着灌木追上去。当我看见他的后背时，再放慢脚步；父亲掺到那些拉网的人中，我才敢接近那些鱼铺子。那儿总是围了一大群玩耍的孩子，我和他们混在一块儿父亲也就察觉不到了。

我渐渐熟悉了拉鱼的每一个程序。先是用一只木船把叠起的渔网运进大海——小船刚离岸不远，一人摇橹，剩下的几个人就开始撒网。船划到大海深处，这网就一路撒下去。船上的人影儿渐渐模糊。那时我替他们害怕。高高的海浪上，白色的浪花一点点变得遥远，它们托起了那只小船。船在漆黑的海面上

一动不动，像凝固了似的；可你盯住它看下去就会发现，它正费力地偏向一边，它在一点点绕着往海岸上驶来。摇橹人浑身大汗，两只手臂像碗口一样粗。船到近岸了撒网人还在抛网——他们在海里把网撒成了一个大大的半圆形，最后靠岸。网的两端相距几百米，每一端都伸出了长长的网绊。人像蚂蚁一样咬在了绊上，都把搭在绊上的挂绳绕在屁股上；接着号子响起，一呼百应，一边喊一边往后倒退着拉网。沙滩上蹬出了一溜深窝。这样拉呀拉呀，大约要两三个小时才能让大网靠岸。

那是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！鱼在近岸的浅水里蹿跳，甚至能让人听到它们在吱吱叫唤。虾、蟹子、大鱼、小鱼，一齐蹿起来。有一次我看到了一条身上长银斑的大鱼，肚子很大，可是巨大的肚皮集中长在头颅那一端，看上去就像一架小型直升机；有的鱼竖着跳起，像一把直立的长刀……多么让人迷恋的地方，我在这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人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去处了。

我望着海上的一层层帆影，想像着天际交融的远方，觉得这一切有多么奇特。涟涟无边的海，它就在我们跟前，而我们好像对这一切都习以为常了，觉得这很平常。其实细想起来它该有多么奇怪啊，真是要多奇怪有多奇怪。不是吗？看眼前这群拉大网的人，他们一天到晚与大海在一起，却用那么平常的目光去看大海，这在我是永远也做不到的。我想可能是他们被劳累弄得疲惫了，无心无绪了。这儿的确是太累了，这儿能把人累死。

老滚子是整个海边上说一不二的人，所有人都怕他。买鱼的人、看拉网的孩子，都怕他。他一扬手我们就得躲开。他不停地骂人，谁挨了他的骂，还要笑嘻嘻看他——他的脸上真的长了发红的胡子，他的外号就叫“红胡子”。谁都知道长了红胡子的人有多可怕。大家拉网时，他手里就握着一根棍子转。有一次，我看见一个人正用力拉网，不知为什么一走神，挂在绊上的细绳就有点儿松；这时红胡子正巧走过来，他用棍子敲了敲那根细绳，细绳立刻弯下去——如果拉网的人正用力，那么棍子敲上

去就能发出嘣嘣声。红胡子骂开了，还伸出脚在他小腹那儿踢了一下。那个拉网的人比我大五六岁的样子，他赶紧喊：“大爷大爷，不敢了。”红胡子还是骂。小伙子一边哀求，一边更加卖力地拉网……

红胡子不断伸出棍子冷不防敲一下绳上那一串细绳，如果哪一根细绳被打弯，那个人就要遭殃。我旁边一个卖鱼的人说：“就得这样儿，拉网的人最要紧的就是心齐力齐。要是都偷偷摸摸藏力，那网鸡年猴年才能拉上来。”

我不敢说话，只紧盯着绳上那一溜人。我不敢去看父亲，那些人里要数他瘦弱可怜。他的肋骨在阳光下一根根都看得清。所有人身上都一丝不挂，只有他穿了一个短裤。我也不知道此刻那短裤该脱掉还是该穿着，如果穿着，那么他也与所有人都一样了；如果脱掉，那只会令我倍加羞愧。他的那个短裤啊，叠着补丁，不知是白色还是灰色，在阳光下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他的屁股又瘦又小，拉网的绳子紧紧勒在上边，我想用不了多会儿就会把他的皮肤勒破。再看看其他人，所有的屁股都那么粗壮，圆滚滚的，在阳光下泛着黑黝黝的光亮。

那个红胡子常在父亲旁边转悠。后来他伸出棍子往父亲的绳子上敲了一下——幸好绳子没有弯下去……那时我的一颗心都要跳出来了。

红胡子喜怒无常。他高兴起来就叉着腰满海滩蹦跳，一会儿又领头喊起了号子——其实那是唱；他的号子一开始我听不懂，只觉得蛮好玩。他的嗓门真大。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男人扯破嗓子、脖子鼓起了累累青筋、用尽全身力气唱歌的模样。他喊过第一句，一群拉网的人就紧跟上喊：“嗨哉！嗨哉！”一边喊一边往后猛劲用力——他们就是用这股冲力，把大网一寸一寸从海里拖出。

后来海上老大又唱出了奇特的节奏——我原以为只是一种变调，后来才看到那些拉网的人都有了得意的微笑、有了一闪一

闪的目光。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,因为我发现父亲的嘴唇活动着,却终于没有和大伙儿一块唱出来。有人呵斥父亲:“你怎么不跟上唱?毛病!”父亲斜了那人一眼,还是不唱。那个人骂:“你妈的!”

幸亏老滚子没有发现……这时大概到了拉网的关键时刻,因为我看到老滚子跳得更欢了,额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活动。他喊的词儿含含糊糊,但我终于听明白了:都是一些下流词儿——来买鱼的人中有了女人,他们就喊得更加疯癫。奇怪的是那些女人一点也不怕赤身裸体的男人,有时还故意走到他们跟前,点点划划说上几句什么,鱼篓都抛到了一边——看渔铺的老头看到这些鱼篓就飞起一脚,让它们像球一样在沙滩上滚动。

买鱼的女人在海边上闹惯了,什么都不在乎。她们只想活得痛快,只想把海边上的鱼偷偷弄到南边去,挣一笔钱。红胡子有时就把这些女人的名字套在号子里,他领唱一句,那些拉网的人就一齐用力,喊:“嗨哉嗨哉!”

海上老大有一次高兴了,用那根木棍在几个小伙子腹下拨来拨去,说:“好家伙,什么人抵挡得住?”

小伙子大声喊着号子,两腿抖抖地扎进沙土……

阳光像火,在这一溜红色肌肤上滚动。父亲身上发红,后来黢起了皮。多么可怕啊。有一天我在阳光下看去,差一点大叫出来:父亲身上的皮肤像破棉絮一样,眼看就要整张地从后背上揭下来……又过了许多日子,这些皮肤才变成了黑红色。

他们都嘲笑他的那个短裤……这样过了不知多久,父亲把它悄悄地褪掉了。他整个身体只有屁股那儿显得灰白刺目。这时我真怕他转过脸来。我一直躲闪着他……

每当大网接近海岸,买鱼的女人和孩子就呼一下围过去。

大家都看到圈在大网当中的那一湾水开始沸动。大鱼嗷嗷叫，小鱼吱吱响。原以为是软弱无能的虾，这会儿在水里是那样英勇无敌。它们的长须能够像箭镞一样飞驰和挺刺，那纤弱的腿只是轻轻一蹬，身体就如同闪电般弹向一方。这躯体近乎透明，你会觉得它的体内都是透明的水，或者是晶体。它弓起的脊背充满力量，让人怎么也弄不明白这力量是从哪儿来的。乌贼鱼那些纷乱的、布满了吸盘的长腿看得人眼花缭乱。无数条长腿宛若彩带在水中舞动，疯狂地舞动。它们的腿攀在了海草上、鱼尾巴上，就紧紧揪住不放。黑色长刀一样的鲛鱼横冲直撞，不断跳起来砍击海水。只有一些小鱼在匆匆来去，好像对即将来临的危难毫无知晓；它们在水边上引逗拉网的人，右边摆动一会儿，左边摆动一会儿。一群小鱼中，领头的是条不知名的、不出眼的灰色脊背的小鱼——当所有的鱼都在惊慌叫喊时，唯有这一群小鱼在快乐地游动。

鱼在狂叫，太阳也嗞嗞有声。一群群的大人孩子围住了逼近的网。一个人指着鱼说：“它们就像熬干的米饭”——说这话的是一位买鱼的老太太。因为这时海水渐渐滤掉，各种各样的鱼拥挤在一起，每一个面孔都可以看得清楚。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的鱼，它们真的像熬稠的米饭一样，就要从锅里端出来了。一边早已铺了一张张席子准备着。有人用一个大柳条斗装起了活蹦乱跳的鱼，吆吆喝喝往席子上倒。鱼在席子上跳，叫，直到堆成了小山。

各种鱼堆在席子上的一刻，看渔铺的老人嗷嗷一叫，像弹皮球一样从铺子中跃出，一路跌跌撞撞跑过来。他拿出了一个大铁盒子、一个水桶，蹲在席子边上两眼放光。他盯住了这些鱼挑拣着，嘴里扑啊扑啊喷气，一会儿就把铁盒子盛满了，再把那个水桶弄满。他拎着跑回了铺子。

只过了一小会儿，渔铺子那儿就飘来了一股海鲜味。大家都明白，守渔铺的老人开始做午饭了。

鱼全部整到席子上时，拉大网的人才松了一口气，红胡子也不跳了。海上老大每当这时候就要蔫上一会儿，打打瞌睡。一边有人吆吆喝喝扛来一杆老大的秤，开始卖鱼。鱼贩子们呼叫着从四面围上去。与红胡子差不多的是那些拉网的人，他们这时也总是躲在远处，仰在沙滩上，让火辣辣的阳光直晒着。

早一点将鱼买到手的人并不急着离去，他们从躺得横七竖八的男人身上跨过去，骂着什么。一个女人背着鱼篓，正要从一个中年男子身上迈过，那个中年男子就用脚钩了一下。她毫无防备，跌在地上，鱼撒了一地。她骂起来，那个男人就帮她把鱼装到了篓子里。后来男人又喊一句什么，一把将她的辫子揪住。女人正生着气，转而笑嘻嘻地伸手捏他，又用沙子把他的身体浅浅地埋了。男人不停地呼喊，虚张声势，让四周的人快来解救——几个人果真围上来，一会儿就把那个女人的衣服剥光了，又把她抬起来，吆吆喝喝，在她的叫骂声里扑通一声扔到了海里。那个女人在浅水处使劲缩着，不敢站起，只说：“你们这些该死的，挨雷打的，快还我的衣裳来……”我觉得她只是骂，并不太恼，因为她一会儿又在那儿撩着海水洗起了脖子、脸，洗得那么细心。

正在她洗着的时候，懒洋洋的红胡子看见了，接着就一边打哈欠一边脱衣服，脱得光光往海里走，一个猛子扎进海里。浅水处的女人吓得赶紧喊救命。红胡子的头从水中探出说：“就来就来。”女人往深水里逃，水淹没了她的胸部，红胡子一直追上去。红胡子好水性，在深水里竟能像走路一样摇摆，直着身子把女人抱住。他们搂抱着越游越远，伴着那个女人的快乐大叫。岸上的许多人都停了手里的活儿往大海深处看。

水中的那两个人抱成一团，只留下了一个小黑点儿。这边的人说：“啧啧。人家老大就是厉害，在水里硬挺着也沉不下，还能腾出手来做些别的事情……”

黑点在海上颤抖着，漂游着，这样直呆了很久才渐渐变大。

海上老大手牵着女人回到了浅水。女人经过了这一回好像并不那么害羞了,大大咧咧从水里钻出,浑身湿淋淋地走到岸上,抓起衣裤就穿,说:“烦不烦死个人!”

有人问老大:怎么样怎么样?红胡子说:“我像个老海龟,把她驮在背上,一驮老远。‘大鲨鱼过来了’,我说。她吓得吱哇乱叫,我就把她藏在身子底下用腿夹住。夹一会儿,我说老鲨鱼跑了,她才敢重新伏到背上。这娘们儿好沉,有个三百二百斤的。”

大伙儿都笑。笑得很透。

午饭开始了,所有人都急急地跑到渔铺里拿出自己的粗瓷碗、铝碗。有的还拿来一个带豁口的破瓦罐。大家乱哄哄围向两口大铁锅子。锅盖是两半的,可以分两次从锅上取掉。看渔铺的老人这时显得威风无比。他木着脸,沉着地用一个老大的铁勺子在锅里搅来搅去。锅里一点青菜也没有,全是鱼。那些大鱼被几刀剁开扔进锅里,小鱼连剁也不剁。一锅鱼、一些姜片、几根葱,就这么煮在一块儿,那气味好极了。

分鱼时大家自然而然地排起了队,走到锅前就把碗伸过去。看铺子的老头闭闭眼说:“老大先来。”于是人们都回头寻找红胡子。红胡子已经穿好了裤子,裤带上就拴了个大茶缸。他把茶缸解下,懒懒地伸出。看铺老人的勺子在锅里拨来拨去,找到了发红的一条宽肚阔腮鱼,啪一下给老大倒进茶缸。有人小声说,锅里大概就这一条红鳞加吉鱼,就让老大吃吧。所有人都分得了一大碗鱼,找个绿荫,呼噜呼噜吃起来。有人还从裤兜里摸出一个小酒瓶饮上一口。酒味儿一旦被风吹开,立刻就会引去好多人。

我的眼睛长时间寻找着父亲。在这混乱的人群里,他一直没有发现我。当他的目光转过来,我就躲到人群后边。父亲盛鱼的碗比所有人都大。我想他是个有心眼的人,不愧是开过大山的人。可是看铺子的老人分鱼时,那勺子刚碰到父亲的大碗,就抬头看一看——勺子里的鱼还没有倒净就挪开了。“来一点